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朝文獻通考卷三百

六十七
至七十

中書_臣張經田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七

象緯考十二

星雲瑞變

臣等謹按馬端臨所誌瑞變或繫以占或著其應大抵仍諸史之本文非謂占與應必如是也其於建隆迄元符每彙計之而弗詳豈不以占與應未盡符乎

本朝定制凡瑞變占辭以觀象玩占書為據順治初
由禮部歲終彙題後改令欽天監隨時具奏凡占
而不應者所司輒以今昔不同為說臣竊思惟聖
知天亦惟聖能格天占之義備於易皆知天者之
言也觀象玩占止據已往之有驗者以為言一遇
格天之聖而旋轉有權其占驗自不符矣順治二
年冬禮部彙題瑞變稱瑞者三之一

世祖章皇帝以變異迭見為諭於所謂瑞者則弗道康熙

年間休徵洊至

聖祖仁皇帝惟以母忽變異

訓諭臣工雍正七年冬慶雲見曲阜

世宗憲皇帝迎迓天休爰抒誠

先聖

敷錫儒林迨十三年春雲南廣東同日以慶雲告復宣

諭曰兩省慶雲何如處處雨暘時若則

聖心之兢惕不以瑞變有歧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戒臣工勿言祥瑞雖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亘古罕有之祥所司請宣付史館猶未蒙

俞允若含譽瑞星五色卿雲之類疊呈符應僅備疇人之筴廷臣未嘗稱賀而因變修省之

詔諭薄海內外靡不聽聞誠大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寧占候家所得窺測乎是以茲考所編詳於變而略於瑞而於占家言弗備列云
順治二年十二月禮部彙列是歲瑞變以聞正月

丁亥未時日生左右珥上有背氣赤黃色在女宿占
日喜得地三月癸巳辰時日色赤黃黃光照地占
日有旱戌戌未時日生暈周匝赤黃色在奎宿
占日有兵四月壬戌午時日生暈周匝赤黃色在
胃宿占曰五穀不成十月壬辰午時日生左右珥
上有背氣青赤色在心宿占曰有叛將十一月辛
亥巳時日生半暈上有戴氣赤黃色在箕宿占曰
喜得地

世祖章皇帝諭議政王大臣曰變異迭見朕衷深用兢惕
當與大小臣工痛加修省盡心職業共圖消弭毋事虛
文

九年九月大學士洪承疇等以星變陳言是月乙
未辰時太白晝見翼宿三度丙申酉時有流星起
中天大如盞赤色尾迹有光入紫微垣時

世祖章皇帝將巡幸塞外洪承疇陳之遴言日者人君之
象太白敢於爭明紫微垣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

突入

上天垂象誠宜警惕宗社重大非

聖躬遠幸之時疏入得

旨此奏是朕行即停止

康熙三年十一月刑科給事中楊雍建以星變陳
言先是十月己未朔彗星見東南方其體微小在
軫宿右轄星旁丁卯見東方尾迹長七寸餘蒼色
指西南丁亥逆行西南其體漸大尾迹長三尺餘

指西北在翼宿十一月戊戌尾迹長五尺餘指北
在張宿庚子在井宿癸卯逆行西北在昴宿乙巳
尾指東在胃宿庚戌在婁宿乙卯楊雍建言星象
之異日久未消乞清宮齋戒力圖修省廣求直言
詳詢利病有可以惠百姓者立賜舉行並飭內外
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疏入

聖祖仁皇帝諭議政王大臣曰楊雍建直言可嘉星象示
異皆因德薄敷政失宜所致令惟力圖修省務期允當

以答

天心

四年二月以星變

詔內外臣工進言無隱先是三年十二月壬戌彗星移奎
宿其體漸小四年正月癸巳不復見二月巳巳復
見東南方其體微小在女宿甲戌見東北尾迹長
七寸餘蒼白色指西南丁丑尾迹長一尺餘在虛
宿辛巳其體漸大尾迹長八尺餘在室宿乙酉尾

迹長五尺餘在壁宿丙戌

諭曰異星復見實由德薄所致

上天垂象屢示警戒敢不益圖修省以後凡用人行行政務
加敬慎以求允當至於關係國家利弊民生休戚應興
應革事宜內而部院及科道官外而督撫其各抒所見
以備採擇朕不憚改正

七年五月以星變

詔內外臣工各盡職業是月甲辰未時太白見午位柳宿

三度丙午庚戌同癸丑欽天監以聞

諭大學士等曰欽天監職司占候凡有變異應即奏聞今稱微暗日久方行具奏殊屬不合嚴飭行又

諭曰太白晝見

天象屢示儆戒朕甚懼焉今力圖修省彌加敬慎勵精勤政以答

天心在內部院官各盡乃職公庶自効在外督撫提鎮以下各綏理地方撫恤軍民咸令得所

十六年三月察議監員占奏疎忽

諭禮部曰帝王克謹天戒凡有垂象皆闕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理應詳加推測隨時具奏今欽天監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霜霧及星辰凌犯並未奏聞疎忽負職即行察議

二十一年七月以星變

詔臣工議聞是月己巳彗星見東北方白色尾迹長二尺餘指西南在井宿北河北壬申行東北尾迹長六

尺餘癸酉

諭大學士等曰天道關於人事彗星上見政事必有闕失其應行應革者令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

雍正三年二月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告祭

景陵先是正月欽天監疏言二月初二日庚午卯刻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姬訾之宮從來未有之瑞請

勅付史館

世宗憲皇帝諭大學士等曰朕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厯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為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為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為千古不世出之君為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厯數綿長錫祚垂光
至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
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
不敢自居亦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至是諸王大臣等請

陞殿慶賀

諭曰朕惟

皇考六十餘年敬天勤民始終如一是以上天申眷至於今日覩此嘉祥在

皇考為福鍾善慶之餘在朕躬為迎迓

天庥之始惟有兢兢業業竭力盡心永久如一以仰答
上天之眷祐以克承

皇考之宏猷期與大小臣工矢誠心而敦實政陞殿受賀
不必舉行但念

天瑞實因

皇考而致應遣官告祭

景陵以昭祥瑞之自

七年十二月以五色卿雲捧日

詔躬詣太學祭告時山東巡撫等疏言十一月二十六日

丙申午刻慶雲環捧日輪歷午未申三時之久正
當曲阜重建大成殿上樑前二日

諭大學士等曰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朕心悚懼不寧親詣大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修建虔格之心數年罔間今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呈見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昭示瑞應當躬詣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將明年會試額數廣至四百
名壬子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宣付史館

乾隆八年十二月以星變

諭廷臣修省之實先是十一月己亥彗星見距奎宿第
二星二度大如彈丸黃色尾迹長尺餘每夜逆行

指東十二月丁卯

上御門聽政畢

召大學士等前曰星象見異朕思

天心仁愛垂象示儆必政事之間有所缺失我君臣當夙
興夜寐勤加修省以回

天意惟是應天以實不以文修省之實非徒托之空言也
且書不云乎王省惟歲今歲序將周正其時矣我君
臣必深思所以致此之由缺失何在亟圖悔改庶幾
盡事天之道有以感召和氣而消未萌之眚也癸酉
諭曰昨召見大學士陳世倌據奏近日彗星見宜下修

省之詔宣示百官朕思人主君臨天下敬天勤民之心必嚴恭寅畏無時不凜

上帝之鑒觀念兆人之休戚以期弭咎於未然誠以修省全在乎平日此朕之所以夙夜兢兢者事

天以實不以文以誠不以偽也若但托於文告飾為敬慎警懼之辭而無引咎責躬之實徒務臣民之觀聽以塞責是明以示戒而更加粉飾則慢天欺世其過愈大豈能感召天和潛消沴戾乎前日御門時朕面降

諭旨原欲與大臣等交相儆省深思所以致此之由
缺失何在亟圖悛改格天之道惟在乎修省之實而
不在修省之文我君臣其共勉之

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彗星見於虛宿之次色蒼白
尾迹長尺餘指西南每夜順行十餘日伏不見四
月戊辰復出在張宿體勢甚微向東順行至五月
初隱伏

二十五年十二月欽天監言二十六年正月辛丑

朔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推測得午初一刻合朔日
月同在元枵宮躔女宿如合璧水星附日月躔牛
宿木火土金四星同在娵訾宮躔危室二宿亦與
日月附近五星經度既屬相連而其緯度又均在
黃道之南如聯珠且其次序水木火土金接續相
生

諭大學士等曰據欽天監奏明年元旦午時日月合璧
五星聯珠繪圖呈覽請宣付史館朕以七政同躔互

運凌犯或所時有靈臺占候者轉指為瑞應以飾聽聞則大不是因召諸王大臣及監臣等面詢據勒爾森等稱五緯連貫相生不侵次舍實叶吉占並非以禋為祥等語朕於天文象緯素未深究從不強不知以為知但思日月五星行有常度史傳所載高陽氏時五星聚於營室年代荒遠已難具論即如漢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宋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始一遇而其為實為偽亦莫可究及我朝雍正三

年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相距宋時亦已七八百年今
自己巳至辛巳章節甫及兩周何以遂應再覲耶據
監臣奏稱較前度為尤昭明則安知將來不有議此
度之亦不昭明者耶邇日西陲大功底定版圖式廓
遠踰二萬餘里海宇晏安年穀順成內外諸臣大法
小廉人民樂業其為祥瑞孰有大於此者乎又如今
冬京師風日晴暖正在望雪之際而六花疊降四野
均沾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並陸續奏報得雪而

諸回城新闢耕屯亦有盈尺告豐之奏此則祥瑞之實而可徵者固不在乎合璧聯珠始足彰

上蒼符應也在監臣等職司觀象諒不敢妄相附會以為潤色隆平之舉而揆之於理終難深信即使懸象著明星文表異實為我國家世運亨嘉之盛瑞惟當益加兢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

靈庥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耳至謂元正嘉兆適逢

慈寧七旬大慶之年可徵

萬壽延釐之祝朕惟心識之而默叩

乾貺若必宣付史館垂為慶牒則各省文武大吏必競以
甘露慶雲等事紛紛入告將日事虛文轉致貽誤實
政殊非朕敬天勤民宵旰圖治之至意所奏不必行
仍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三十四年七月甲辰彗星見於昴宿之次體如彈
丸色蒼白尾迹長二尺餘指正西偏南每夜順行

八月望後伏不見十月復移見西方尋即隱伏

三十五年閏五月己酉客星見於斗宿之次每夜
向北行十餘日即隱伏十一月彗星見於柳宿之
次色蒼白尾迹長尺餘指南每夜向北行十餘度
七日隱伏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八

物異考

臣等謹按馬氏通考於通典之外增五門物異其一也為卷二十為類五十有七其例以物之有妖有祥者標題曰異以物之但為妖者標題曰禍曰孽曰妖大抵濫采稗官喜談變怪所言既多龐雜失實而支離蔓衍旁及雨暘水火歲凶地震之類

是災而非異者亦一概濫載體例尤為不純夫傷
於人者謂之災兆于物者謂之異唐書五行志曰
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蝗螟之類是已異
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五石六鷁之類是已今
考洪範庶徵于極脩極無皆謂之凶不謂之異而
春秋鸛鵒來巢之類傳言異而不言災然則商羊
兆雨肥蠶兆旱樞星解而兆地震謂之曰異可也
至于已雨已旱已震則其災既成宜列賑恤之條

不屬占驗之科矣既以物異名考而博引諸災非其倫也至于河清井溢是水異也飛鳥信幡是火異也若波濤偶決失或在于防堤竄突不戒釁或生於婢媼而凡有水火皆稱物異有是理乎螟螣蟲賊周雅是詠非不經見之物故螽由天雨春秋異之書曰雨異雨非異螽也螽以冬生春秋異之書曰生異生非異螽也其餘書螟書螽傳皆不言記異而蜚不為災經即不書明其物之非異也馬氏

以蝗螟之屬與豕禍蛇妖並列非經義矣他若造
作圖識宣布歌謠皆桀黠不軌之徒襲篝火狐鳴
之智本無關於天道乃強附于鬼謀詩妖詛言並
登物異又何其僨耶其尤悖者物異之例本妖祥
並載者也而凡五色之氣皆謂之青則周禮以五
雲之物辨吉凶何必兼言吉乎又獨標歲凶之名而
不列豐登之目則春秋書無麥無禾足矣何必又書
大有乎至其總叙之內既厯引歐陽修蘇洵鄭樵

之說破漢志強配五行之謬妄而所列五十七目
乃衍舊說而加詳炫博貪奇自相矛盾猶其小失
矣二十四門之內此門實最不足遵然河圖載易
鳳凰載書嘉徵既聖人所必致太戊祥桑武丁雉
雛徵書亦治世所不諱古帝王眡日書雲蓋誠凜
凜我

朝自

列聖相承以來明天察地敬謹尤深實不可闕而不載故

仍馬氏之名而不用馬氏之例謹就

實錄及各省通志所紀見聞稍異信而有徵者著于篇至
符瑞之說久為

聖朝所不尚故史館多不備書而

國家重熙累洽太和洋溢亦無所謂變怪之徵如前史
所種種臆陳者故但以年月先後為次不復如馬
氏瑣列門目必求其事以實之庶幾信以傳信共
仰見欽崇

天道之至意焉

太祖高皇帝壬子十月辛酉朔大軍征烏拉告

天祭肅有青白二氣指烏拉城北

癸丑九月辛酉

大駕至古勒城之野日兩旁有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

隨

駕而行

乙卯三月甲戌寅刻有黃氣亘天映徹上下至辰

刻乃散

四月戊申卯刻

大駕駐蹕於牧奇地方有紅綠祥光二道夾日又有藍白

光一道映日上如門隨

駕而行

天命元年八月黑龍江結冰成橋時達爾漢侍衛
扈爾漢碩翁科羅巴圖魯安費揚古統兵征東海
薩哈連部駐營黑龍江南岸之佛多羅寨寨每歲

黑龍江及松阿哩烏拉河九月始冰是日丁巳我
營對岸橫結冰橋一道長二里許廣六十餘步將
士皆驚以為天助遂取薩哈連部內十一寨兵還
前冰已解其西偏復如前結冰成橋我兵既渡而
解

三年正月丙子黎明黃氣貫月四月壬子夕有青
黑氣二道東西亘天五月乙卯大軍征明有青赤
白氣三自天下垂覆營左右上圓如門隨軍而行

五十里方散九月甲寅寅刻東南有白氣亘天形如刀尾細而卷長十五丈廣丈餘凡十六日乃滅十月丙寅白氣見于東方尾指明國凡十九日而滅

六年三月癸丑大軍征明夜行有青白二氣自西而東繞月暈之北至南而止

天聰五年九月丁卯大軍征明錦州有青氣自天衝入敵營擊敵敗之

天聰七年鷄鳩集於遼東遼東素無此鳥乃西北
蒙古所產其色淡黃形如鴿爪如人足而有毛國
人皆曰蒙古之鳥來至我國必蒙古歸順之兆云
臣等謹按唐時鷄鳩入邊識者以為突厥入寇之
兆既而果然所謂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而是時鷄
鳩集遼東後察哈爾額哲果來歸同一事而異其
應可知天象靡常惟人所召在無德者則為妖在
有德者則為祥天人感召之理有非可以術數推

測者而自來五行諸志分別名目確謂某物為妖
某物為祥若可按圖而索者非通方之論矣

九年十一月拉木倫河獲黑狐有土默特者于拉
木倫河遇黑狐獲之以獻黑狐產長白山迤東濱
海赫哲費雅哈之地土人歲以進貢非國內產

十二月

大內供佛水盂內冰結高五寸許形如細箸

崇德二年三月虎勒湖南平地湧泉是日壬午

太宗文皇帝大駕駐蹕上都河源已刻上都河西虎勒湖南平地泉湧高五尺

六年六月朝鮮國獲地中黃金朝鮮國慶尚道咸陽郡新溪書院之側每夜有光怪掘地得瓦罍一貯黃金二十四觔內有金片刻宜春大吉字罍蓋上刻一千年三字國王遣使進獻奉

諭旨還之

臣等謹按藏金出土本非物異然其光氣自騰銘

文叶吉則實有若或啟之者蓋

天佑

聖朝上以示卜年之慶而下以堅屬國忠順之忱地合靈契非偶然也故敬錄於篇以昭

眷顧

是年九月乙亥有白虹自巽至乾其形如雲又有黑虹自艮至兌其形如烟辛巳寅刻東方有金光
大如斗內復有金光一道形如椽冲天而起

順治元年六月庚午有白氣自西南至東北

二年正月河南孟縣黃河清二日

二月山西交城縣牛產犢遍生鱗甲又榆次縣產
靈芝又江西廬山生瑞芝九本

五月山西陵川縣新鄭書院產紫芝二莖又河道
總督楊方興進瑞麥麥產山東濟寧州有三四岐
至十岐者得

旨時和年豐人民樂業即是禎祥不在瑞麥地方官當益

知撫輯惠養元元副朝廷愛民德意

臣等謹案嘉禾之篇見諸書序蓋孔子刪定所錄也馬氏纂成周以後北宋以前嘉禾瑞麥之類凡三十四事總題曰穀異而竹米野穀附見焉皆前代史書稱為上瑞者也我

世祖撫臨函夏亭育寰區導元氣之太和滌前朝之餘沴即位二載瑞麥旅生地寶天符響然不應而

宸衷謙抑却而勿居軫念民依倍申咨儆煌煌

寶訓垂示萬年是以

列聖以來克承

家法每逢嘉應謹凜彌深從無鋪張揚厲之事而四海臣庶亦皆仰見

聖心一切瑞麥嘉禾草野或不盡聞于官司官司或不盡登于章奏其紀于史冊者不過千百之一二職是故也然一莖一穗物理之常麥至兩岐禾逾九穎異乎常矣異乎常者固考物異者所不容畧也故

恭錄

諭旨見

聖朝不崇符瑞之意而其事則仍從馬氏之例據實備載
焉

閏六月浙江錢塘江潮連日不至定國大將軍和
碩豫親王多鐸既定南京進取浙江駐營江岸敵
兵見之以為潮至必淹沒乃江潮連日不至驚為
神助相率納款

八月浙江杭州府梅花大放柳生桃如栗

十月木生介

是年江南通州甘露降又降於蕭縣

臣等謹按江南通志載此事不書月分敬附書此
年之末後凡月分無考者皆倣此

三年正月壬戌夜北方有赤光如火影良久乃散
五月錢塘江水淺可涉大軍征浙東偽帥等營于
江東岸我軍未能渡江忽江沙暴漲水淺可涉都

統圖賴等策馬徑渡遂敗賊兵

是年江南和州學宮產芝三十六莖又浙江餘姚縣甘露降於松又湖廣黃安縣山石驟長

四年正月芝草生于河南嵩山巡撫吳景道表賀
奉

諭旨政教修明時和年稔方為祥瑞芝草何必稱奇

五月庚戌有白氣起于西南長二丈餘

七月福建延平府飛虎入城隍廟

十一月山東濟陽縣獲文豹

是年山西臨縣城堞火光焰發以物擊之即燃視之不燬又陝西咸陽縣渭水清又福建甌寧縣梅岐里桐樹葉化刀劍形

臣等謹按順治初年朱聿鍵僭號延平新經戡定而明季土寇嘯聚者尚多餘孽未盡削平故餘沴猶為變怪飛虎見延平樹化刀劍見甌寧皆其地也然桐葉望秋先隕最易凋零實為不久之象示

其兆于桐葉變亂之易平神告之矣

五年陝西興平縣獲異獸興平河得一物色青黑頭角如鹿尾如馬而禿目下別有二竅深寸餘

是年福建建陽甌寧二縣竹生米又江南蕭縣產芝三本

六年九月陝西岐山縣潤德泉復見泉在縣西北十五里即古卷阿水相傳世治則出唐時嘗湧見于表奏明初復見後久涸至是湧出

八年四月山西絳州泮池水香氣如龍腦

五月江南丹陽縣麥秀雙歧

十一月陝西靜寧州黃河清

九年湖廣竹結實味甘可食

十年二月山東曹縣夜有火光燭天大小不一

三月乙亥午刻日有黃光照地

四月浙江杭州府巨獸食虎餘杭諸鄉多虎患一

日太磧山有巨獸高八尺長丈餘紫鬣白身黑尾

逐虎食之虎患遂息

是年江西贛州府產靈芝高二尺又江南含山縣
生嘉禾一莖五穗

十二年六月庚午北方有青黑雲氣變化如龍
是年湖廣江華縣甘露降又直隸所屬穀多雙穗
又湖廣辰州府烏巽辰州有鳥萬計色黑大如鴿
自北而南所下處草為之赤時辰州尚為黥寇所
據識者以為滅賊之兆

又騶虞見於甘肅靜寧州有異獸游於西北野白
質黑文時謂騶虞

十三年二月河南寧陵縣隕石時日方午空中有
聲不絕黑氣如斗光芒如燈墜於寧陵如石硯重
五十三兩撫臣以聞

臣等謹按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周内史
叔興以為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故物異之徵
有異則兆災者彗孛出之類是也有災即為異者

穀洛鬪之類是也有災而不為異者計倪論太陰
所處金穰水毀木康火旱之類是也有異而不兆
災者即叔興所論隕石之類是也蓋二氣摩盪偶
然凝結而下隕事非常見不得不謂之異而實非
人事所關漢儒以讖緯說經務欲一一穿鑿舉天
下之事悉歸於咎徵則謬且妄矣

九月湖北黃州府教軍場有白氣起平地蜿蜒如
龍向空而沒湖南有白光自東射西長數丈

是年福建建陽縣井水自溢又雲南昆明縣竹結實如稻

十七年河南新鄭縣生白雀又冬鴻雁至于雲南雲南舊無鴻雁至是千百為羣皆西去自後年年見之

十八年雲南臨安府小白蝶羣飛蔽天月餘乃止是年雲南安寧縣甘露降于學宮古柏形如貫珠味如飴又江南定遠縣民家牛產麟

康熙元年雲南師宗州白蝶羣飛如臨安

是年江南建德縣學宮枯樹復生又雲南寧州田禾徧生雙穗

三年八月福建邵武府學宮銀杏樹生火以水沃之不滅

是年夏山東兗州府有蒼諸蟲蟲飛蔽天聲如流水形如蜣螂而差小色如金識者以為蒼諸

臣等謹按蒼諸之名古書罕見通志稱識者以為

歲凶之兆蓋田家占驗之言也然

聖朝欽若

昊天勤求民寔察機祥而脩豐凶恒不遺于昆蟲草木之
細而是歲兗州實有旱災其說亦似有徵者故謹
錄于篇凡篇中以徵物而登載者例皆倣此

四年湖廣永州府竹實如麥民以為食

是年浙江永嘉縣露凝樹枝其甘如蜜

五年四月江西南昌縣民家牛產麟

是年鳳凰見于河南唐縣

七年福建泉州府學宮榕樹生芝

八年四月四川茂州麥秀七岐

六月山西絳州夜見流火光明如晝飛入學宮明
倫堂棟間更許乃隱是月樂平縣鳳凰山神泉自
湧土人名靈瑞泉

十一月河南寶豐縣楊公渠冰成梅花形

九年正月朔廣東信宜縣儒學有五色祥光

是年春山西滎河縣黃河清又山東濟南府趵突泉溢

十年五月雲南有異鳥來大鳥見于昆明是年大水又見於劍川州其喙如鋤張喙則小鳥飛於喙中以礮擊之不動數日而去二十四年見於廣通縣足高四尺翼倍之

十一年二月丁丑朔宣化府東山廟山泉自湧成河時

大駕駐蹕東山廟廟舊有井易涸水不足用是日山泉忽湧成河人馬皆給

十二年四月山西靜樂縣流火西行有聲

是年江南鎮江府有大鳥如鳳毛羽五色羣鳥從之又山西長治縣生嘉禾一莖五六穗

十三年五月甘肅寧遠縣有聲如雷墜地化為石十四年山西陽城縣鑿石得石龍陽城人侍郎張爾素家鑿石中有石龍一鱗甲頭角宛然刻畫長

大餘

是年廣西慶遠土司家馬頭生兩肉角身有炎燄
十六年三月四川順慶府甘露降味如飴四月又
降秋又降

十七年山西平陸縣木棉花如牡丹

臣等謹案

實錄載是年八月逆藩吳三桂將死有大升其案而坐三
桂悖逆亂常自干

天討當豕突將陪之日有犬妖為禍之形於逆藩為覆族之徵於

國家即為平賊之兆用附識其事以見助順殄逆

天道彰彰云

二十年雲南有異象由普洱入思茅舊道甚險辛酉歲有異象出于普夷人逐之象從一高嶺行人步從之遂成通道今尚有象跡

是年江南蒙城縣麥秀五岐

二十一年陝西平涼縣產芝高尺餘大如盤盂五色俱備

是年江西瑞金縣甘露降徑一里許閱四十餘日
二十二年六月師征臺灣有鹿耳門潮湧之異大
軍進取臺灣鹿耳門險隘難入兵至潮湧舟隨潮
進遂平之

十一月山西蒲州至平陸黃河清十有五日

是年福建臺灣水始冰臺灣土氣炎熱從無霜雪

是歲八月始入版圖遂見雪冰傳為異事

是年江南貴池縣竹實如麥又雲南蒙化府有異
鳥鳥頭如鵠項有紅毛尾如帚火光星落

二十三年江南崇明縣海一日三潮

二十四年山西廣靈縣民家牛產麟又山東厯城
等縣生嘉禾一莖五六穗

是年黑龍江有羣鹿之異是時征雅克薩城之兵
駐黑龍江糧食匱乏忽有鹿數萬自山趨下軍人

取之獲五千餘以為奏功之兆

二十六年貴州畢節縣白蛾羣飛有鳥啄食之又
河南寶豐縣鷓鴣雀食蝗

二十八年四月雲南曲靖府李樹菜花皆結豆

是年浙江鎮海縣民家牛生犢徧體肉鱗

二十九年七月貴州婺川縣陸地生蓮花又生樹
杪

三十年正月朔江南武進縣木介七日

三十一年正月朔江南木介

三十二年江南合肥縣民家牛產麟

三十三年秋福建漳浦縣晚稻方插吐穗結實

三十五年正月江西雩都縣學宮桂樹盛花

是年大軍西征有靈泉忽湧之異是歲

大駕親征噶爾丹四月至塔爾奇喇掘井無水及

駕至清泉忽湧導成巨流人馬資用不竭衆皆大悅五月

至燕圖庫列圖地方乏水侍衛等過一平山忽泉

源湧出水極甘美充用有餘次年二月

駐驛李家溝地方溝水甚少是日水從山溝湧出俄頃深
二三尺鄉人驚異次日至輦馭村山嶺險峻僅有
二井

大駕甫之南山之下見有水痕衆趨視之地中各處泉湧
頃刻洋溢衆咸歡呼曰如此神異誠所以佑

聖主也

三十七年十一月福建龍巖州甘露降

三十八年江西贛縣產紫芝七莖高三尺餘又江南石埭縣學宮古檜結毬大逾斗

三十九年秋直隸巡撫疏進嘉禾四十一本

是年甘肅鎮番州之白亭海水潮丈餘井水皆溢又江南武進縣黑鷗集于郭外形如人翅廣丈餘四十二年春山東濟南府舜井水溢

四十三年雲南甯莪縣生嘉禾

四十四年江南六合縣古松結毬如斗者二團圍

玲瓏經年不朽

四十五年陝西靜寧州白楊開花如蓮

四十七年五月四川綿竹縣麥穗六歧

七月山西交城縣署牡丹盛開

是年山東濰縣牛產麟

是年山東巡撫奏進嘉穀自二三穗至十穗不一

四十九年夏江西興國縣官舍桑樹生黃芝大如

盤徑二尺閱三年每年長一臺

五十年秋山東滋陽縣產瑞穀雙穗成畝

五十一年夏山西臨汾縣瑞麥遍野一莖多至八九穗又秋山東闔省進嘉禾雙穗者三千六百本是年雲南劍川州竹花結實甘淡可食

五十二年夏山西平陽府產瑞芝

五十三年江南徐州麥秀四五岐自是連年皆稔
五十六年四月陝西固原州黃河清又湖南產嘉禾

五十八年江南涇縣竹生實民採食之

六十年浙江臨海等縣箭竹結實為粉可食

是年湖廣益陽縣署甘露降于叢竹又湖南長沙府湖湘縣書院產芝

雍正元年四月

孝陵著草生總兵官范時繹奏進傳示廷臣

宣付史館大學士等奏

孝陵新產著草由

皇上孝治之感請

宣付史館

上諭曰

孝陵新產蓍草皆由

世祖

聖祖功德隆盛所致非朕孝思所能感格諸臣陳奏剴切
著照所請行

八月河南山東二省麥穀兩歧雙穗蜀黍一幹四

穗又

內池蓮房同莖分蒂諸瑞疊呈

宣付史館

是年湖廣江華縣學宮生瑞芝雲南新興縣產五色芝

二年七月江南松江府飛鴉食蝗

八月

藉田產瑞穀一莖二三四穗者十八本

豐澤園

御種稻田生瑞稻一莖二三四穗者二百餘本大學士等奏
藉田內既見瑞穀之登今

御苑中復覩嘉禾之獲此皆

皇上敬誠所感仁孝所孚上瑞嘉祥請

宣付史館從之

三年春江南安東縣黃河清

是年

耜田產瑞穀又湖廣永州府甘露降於松上

四年

耜田瑞穀一莖雙穗至九穗者共五十本

豐澤園稻穀雙穗至四穗者二百九十餘本五年所
產亦同皆

命宣付史館內閣奉

諭旨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朕即位以來舉行耕耜之
禮殫竭精誠為民祈穀于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耜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
朕心亦以為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耜
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九穗皆碩大堅好異
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並非以此為
祥瑞誇耀於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
響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耜田以重農事即
蒙

上天降鑒疊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

力所能強為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

十二月陝西河南山東江南各省黃河澄清守臣
先後奏報

宣付史館河道總督齊蘓勒副總河嵇魯筠漕運總督張
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
撫法敏等先後奏報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
河南山東至江南之桃源縣河水澄清上下三千
一百餘里綿歷三旬有餘陝西山西始自四年十二

月初八日至五年正月十三日凡三十有六日河
南山東始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至五年正月十
日凡三十有一日山東單縣亦始于十二月初九
日至二十二日凡十四日江南始自十二月十六
日至二十三日凡七日俱以漸復舊其清自上而
下復舊自下而上諸王大臣奏稱為從來未有之
瑞懇請升殿受賀欽奉

諭旨以數年之中休徵疊見稽諸史冊咸稱福慶而受寵

若驚不以為喜實以為懼惟有君臣益加勉勗一德一心以承

天眷若允行慶賀則沿襲頌美之虛文大非誠敬之素志
專遣祭告

景陵遣大臣致祭

河神內外大小官員各加一級羣臣恭請

宣付史館

御製碑文勒石奉

諭允行

是年河南產瑞穀有多至十三穗者

五年

景陵地方產嘉穀又蜀黍一莖十一穗

是歲十月浙江進瑞穀大同鎮臣奏鄂爾坤岡地方產瑞麥一莖十五穗

特諭停止進奏

六年十月

景陵寶城生瑞芝羣臣表賀

宣付史館諸王大臣等奏言臣等敬觀

景陵寶城所產瑞芝五本光彩輝燦五色鮮潤仰惟

聖祖仁皇帝盛德崇功超越隆古深仁厚澤普被羣生我
皇上純孝性成至誠昭格今茲

景陵寶城特產芝英

宣付史館昭示萬世奉

諭旨朕以實心實政為本不言符瑞但今芝草生於

景陵寶城此我

聖祖仁皇帝昭示嘉祥景象朕心不勝感慶准照所請宣
付史館

是年冬江南松江府甘露降

七年七月浙江歸安縣民家萬蠶同繭浙江總督
性桂疏報湖州府歸安縣民王文隆家育蠶二十
七筐有九筐萬蠶同結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
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八月奉

諭旨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舩奏進湖州居民家
萬蠶同織瑞繭一幅父老稱為從來未有之奇朕恐小
民圖利望恩或用人工造作而成因令體訪確實勿為
所欺昨性桂蔡仕舩等於本地詳加驗看訪察實係自
然成就具摺覆奏廷臣等以蠶桑織紉乃衣被之大原
養民之切務今浙江有此瑞應則小民溫煖可期咸為
國家稱慶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倍加
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至三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

率土之人同沾實惠一時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饑寒倘
蒙

上天俯鑒惻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
所謂祥瑞也

十月

景陵聖德神功碑儀柱之右瑞芝產於石上總理
陵寢事務大臣等具奏奉

諭旨朕從來不言祥瑞惟是建立

景陵聖德神功碑甫經勒石告成而瑞芝即產于碑亭之
右仰見

上天特賜嘉祥以表揚我

皇考功德之隆盛朕心不勝慶慰

是年貴州都勻府苗疆芝草叢生又貴州新開苗
疆產嘉禾一莖十五六穗刊圖

頒示天下又雲南趙州白巘地出甘泉

八年正月鳳凰見於房山縣直隸總督唐執玉奏

報奉

諭旨上年據散秩大臣尚崇虞奏稱天台山民李萬良等呈報十一月十三日黎明見山中有一神鳥高五六尺毛羽如錦五色俱備所立處羣鳥環繞北向飛鳴等語朕以邊地居民所見事屬渺茫將所奏發還未曾宣示廷臣昨據總理石道事務散秩大臣常明侍郎宗室普太奏稱石工監督司官田周呈報正月二十日在房山縣石梯溝山中見瑞鳳集於峯頂五色俱備文彩燦然

工匠樵木居民人等約千有餘人莫不共見又據總兵官
管承澤及順天府府尹孫嘉淦等所奏亦皆相同朕亦
俱未宣示廷臣可以知朕心矣今據總督唐執玉繕本
具奏朕思古稱鳳凰乃王者之嘉祥朕撫躬自問功德
涼薄不足以致鳳儀之上瑞此事猶疑而未信也

是月

景陵寶城山上產靈芝二本羣臣表奏

宣付史館諸王大臣奏上奉

諭旨

景陵寶城山上首春產瑞芝三本諸王大臣等奏為朕純孝之所感孚朕撫躬自問生平事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一日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行事即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無有知其不合

聖意而敢存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為心此實朕之惓忱至云朕以

皇考之政為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舉凡宣猷敷政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企及於萬
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歸美于朕朕不居也
實因

皇考之聖德神功際天蟠地深仁渥澤積厚流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芝英於

陵寢以今之厯霜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之史冊更

屬罕聞朕感

上天照示之洪恩叨

皇考貽謀之景祿慶幸歡欣不敢不宣布於衆庶使天下
後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佑

皇考與

皇考之垂裕萬年者即瑞芝一事明顯昭著信而有徵固
如是也著照所請行宣付史館

是年湖南產嘉禾萬餘本

九年六月雲南昭通府赤蟲食稻羣鴉啄之

是年四川南川縣生瑞穀一本十二莖一莖三穗
又浙江杭州府獲白鹿

十年山東鉅野縣民家牛產麟山東巡撫岳濬疏
報奉

諭旨山東地方前歲被水百姓不獲寧居去夏今春雨復
愆期朕遣官發粟賑恤多方幸未致流離失所即京師

去夏今春晴雨亦不均調西北兩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將士露處于外脩極勞苦朕心戒懼修省但知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不敢望嘉祥之誕錫今聞瑞麟產於東省實增愧悚該撫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皆屬虛文將朕朝乾夕惕對越

上天之悃誠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

十一年春廣西鬱林州瑞泉見

詳見羣祀考

十二年夏山西介休縣瑞泉見

詳見羣祀考

是年湖廣鎮筸紅苗地方瑞穀徧野又陝甘邊外
高臺地方生瑞穀一穗之上重生五六穗

十三年八月直隸遵化州及保定縣瑞穀生內閣
奉

諭旨據直隸總督李衛奏遵化州

陵寢垣外地畝及保定縣藉田所產瑞穀多種並有一本
九穗者朕覽之不勝欣慶朕常言地方年穀之豐歉在
乎督撫居官之感召十餘年留心體察歷歷不爽至於

京師畿輔之地則內觀刑部讞獄之公私外觀督撫政
令之得失以為雨暘休咎之本總之感召之責固在督
撫而用人之責則在於朕此中是非得失朕實與督撫
共之所望內外大臣官員等時時儆戒刻刻提撕信天
道之昭垂凜鑒觀之不遠則豐亨有慶災沴潛消萬民
共受其澤矣朕素不言祥瑞久已降旨不令各省進獻
嘉禾今因瑞穀產於

陵寢地方感

天

祖

皇考之昭示福應信而有徵特賜廷臣共觀並將朕敬慎
乾惕之意重加宣諭期與諸臣共勉之

乾隆四年陝西西安鳳翔漢中同州等府產嘉禾
五年六月河南巡撫奏進穀穗盈尺七月直隸總
督奏進如河南

御製詩記之

十一年七月直隸總督奏進穀穗長尺餘

宣示廷臣

是年浙江杭州府野蠶成繭

十二年正月內閣奉

諭旨浙江巡撫常安奏杭州諸府桑間自生蠶繭可取以織紬名曰天蠶蓋以為瑞也朕謂此范成大詩所謂野蠶可繅而常安未之知者然不假人力用佐女紅則信乎授衣之助

十四年九月山東巡撫進瑞穀圖

十六年春國子監古槐重榮國子監西講堂前古槐一株為元臣許衡所手植歲久已枯是歲重榮枝葉鬱茂大學士蔣溥繪圖以進

御製詩紀之

臣等謹按百穀草木麗乎土故草木之榮悴視乎地氣之盛衰和氣所鍾生機普暢固位育之實理也我

朝自

列聖以來不言祥瑞我

皇上欽崇永保昭受

天申惟期實政實心敬承

眷祐尤不尚鋪張揚厲之虛文故不特瑞麥嘉禾視為恒

事即古槐重茂廷臣所動色稱異者亦惟因事

賜題俯答慶忭而未常稍存矜詡之心然謙冲者

聖帝之懷紀載者史臣之職信而有徵之事不可闕畧

而不書故備紀其實敬著於篇焉

是年秋蒙古台吉畢力袞達賴獻瑞麇麇色純白
如雪目睛如丹砂按抱朴子稱鹿壽千歲滿五百
歲則色白此殆其類次年秋復獲于巴顏和羅圍
中均有

御製詩紀之

二十七年七月嘉峪關外地湧靈泉嘉峪關外路
多戈壁從前並無水泉大兵經過鑿井俱得甘泉水

勢騰湧普濟軍行奉

旨照康熙年間拖犁建廟之例春秋祀之

詳見羣祀考

四十年冬粵東總督李侍堯奏進平定合符

御製詩紀之

臣等謹按玉符質瑩而製巧上下各一鐫小篆文

上曰平定下曰合符遠自南交浮海而至先是安南王城之西南界有地名順化久為阮姓竊據稱順化王與奉朔受封之黎姓國王為世仇是歲粵

民有私越邊界至彼乘亂刳其王子財貨逃回內地者有司執之籍其家因得此玉隨牘奏進適當王師濯征金川刻日奏凱之時而斯符適至仰惟睿謨廣運炳燭幾先寰海效珍丕應後志先事之徵有昭然不爽者矣

四十一年夏六月山東巡撫楊景素奏進泰安縣雙穗穀

御製詩紀之

臣等謹按大有書於春秋屢豐咏于周頌凡以六府孔修則九穀咸殖固自然之徵應况當萬寶告成之時有瑞穀嘉禾之異實堅實好充溢倉箱豐樂之符非偶然也洪惟

列聖相承無逸作所溥美利於寰區

皇上懷保羣生九功惟叙慶盈寧於海寓是以太和翔洽上而雲物呈祥下而動植咸若而九穗雙岐疊呈瑞應尤田夫野老皆知為瑞者歡騰四野章奏

九重蓋猶是吹豳鼓蜡之淳風非襲頌揚之故事也謹
具載於篇亦以著休徵之相應云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九

輿地考一

臣等謹按馬端臨輿地考以禹貢九州為綱凡自宋以前之郡縣皆析載於其下蓋本杜佑通典之例顧其間分配疆域有不盡足據者禹貢分州但有山川之限非若後世郡國之書有四至八到之可考九州中惟兗豫青徐實居腹地猶可約略得

之若冀州不言境界說者以為三面距河則其北
界於河而極荊州曰荊及衡陽說者以為自衡以
南無復有名山大川之可紀則其南界於何而止
梁雍二州皆以黑水分疆自黑水之迹不明則其
西界於何而判至於揚州之境北據淮而南距海
自晉以後歷代諸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於海並為
揚域然考禹貢山川及物產貢賦皆不及焉漢書
所載南粵閩粵尚與西南夷同傳則自三代以前

其曾通中國與否固莫得而知也於此欲按其界限分列地名使截然不與難矣為九州之說者每曰禹以山川定疆界為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為主郡縣一更而其書遂廢其言是矣不知郡縣能變其疆域而山川亦能混其疆域自山川未可盡憑而九州益難審考昔孔安國曰孔子述職方而除九邱九邱者九州之志也而除之存禹貢以著夏后治水之功而所述者職方也然則

言地理者自當以今之郡邑為主豈必多為之說以求合於古哉抑又論之馬氏所纂者固自夏商周至宋十數朝之書也三代以後多襲古州之名止就其疆理所及分之故每代各有參差兩漢十三州晉十九州宋齊偏安而州名轉增多有僞置者蓋晉之冀州非即漢冀州本境宋之冀州非即晉之冀州本境諸州莫不類然梁魏之末益務夸張往往一郡之地而析置者數十一縣之名而複

見者數四輾轉遷移循名失實幾於不可究詰至
隋末改州為郡而古者以州領郡之制俱廢唐復
改郡為州別設各道領之而宋又改稱為各路勢
不得於一書之中屢更其體例兼之南北割據時
邊境之守彼此不常晉末與十六國分地宋齊梁
陳與北魏北齊北周分地唐末五代與十國及契
丹分地朝隸南疆夕歸北界讀史者細辨方隅伊
於何屬馬氏一以禹九州統之而後條理秩然至

五朝續通考仍其舊例者亦以事閱數朝稱名互異必仍用九州分配而始歸畫一也洪惟

聖朝丕基式廓分土辨方昭大一統之盛又何取拘牽前例以古州之名號冠當代之旼章乎且我

皇清受

天景命肇基東土撫有寰瀛幅幘之廣遠本有非禹迹所能限者而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

京師

盛京而外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以領諸縣諸州則參列其間或直隸如府或分治如縣至各邊外之地隸在輿圖者復以千萬里計四履之盛固已超軼漢唐今

天子恢偉略靖遐壤月窟冰天皆歸疆宇境為亘古所未通事屬生民所未有其地之在古九州外者北自大青山左右為蒙古諸部至喀爾喀地南自五

嶺外為廣東廣西及貴州地東北自

盛京邊外為吉林黑龍江等地西南自四川境外為雲南及青海西藏地正西則自安西境外至於流沙而禹迹已盡其在天山北路則有烏嚕木齊伊犁等地天山南路則有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等地自昔所稱近有龍堆遠則葱嶺天所以界別區域者今則建官授職因地屯田耕牧方興邊氓樂業其境且遠及二萬餘里若仍以九州為綱則是

羸出之地多於正數轉失分網之本意矣茲編次輿地一門悉謹遵

本朝之制自

京師至各省以及各扎薩克部落凡地名之因革增省皆以見在者為準試覘全盛之規模覽大同之版籍東越瀛壖西窮蒙汜北逾漠野南軼炎陬聲教之覃敷靡遠弗屆舉大荒以外之境無不綦置星絡包在提封彼自昔郡國地理之書局於州部

限於方隅烏足語於

聖朝無外之治哉

京師

臣等謹按古聖王辨方建國必以首善之區為會
歸之極所謂王畿者四方之本而京邑者又王畿
之本也今之

京師為古燕薊之域地勢雄厚滄海環其左太行峙
其右喜峰古北諸關口衛其後據九州之上游南

面而臨天下自古天府之國無過於此顧前代雖
曾卜邑建都每以地近九邊控防是亟我

聖朝德化遠被六合一家北至於瀚海南極於越裳東
抵於朝鮮西窮於葱嶺名王部長莫不占風測海
共赴梯航以形勢論之古稱河雒為九州之中而
今之

京師實又居天下之中故風聲四訖玉帛來同如水
朝宗如星拱極用以統萬邦而撫方夏太平有道

之

鴻圖於茲永固矣

京師明初為燕王封國永樂元年建為北京稱行在
十九年稱京師洪熙初復稱行在正統六年始定
為京師

本朝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建都於此為萬世之基

直隸省

臣等謹按禹貢首列冀州以其為帝都所在而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又各有遠近之序誠以帝王聲教所訖本無間於東西朔南而必以邦畿為風化之首居重馭輕之勢然也夫古者中冀之區最稱廣大溯自軒轅涿鹿肇建帝畿其時畫野分州遂為萬世輿地之祖形勢之勝由來久矣禹貢分州於冀域不言境界蓋當時三面距河而北界所分說者以為當極陰山而止三代以後東南日

羸而西北日縮於是幽燕重地界在邊隅非特地
運使然亦由德化之未廣故也今之直隸自遼金
元明遞為畿輔我

朝誕膺

景命入關定鼎政教一新

列聖相承以來漸仁摩義久道化成凡湛恩闡澤之涵濡
直隸首先覃被焉其北自長城以外經野設官烟
火桑麻徧成樂土已包越古冀州之境至於玉塞

秋高合圍績武

斗車雲罕歲舉時巡木蘭林壑之間儼成靈囿皆由
聖朝威德丕宣化行蕃部舉龍沙朔漠之遙莫不隸於

郊甸環衛

京師實為亘古之所未有用奠我

國家億萬世丕丕基猗歟盛哉

又按自明改北平為北直隸而直隸之名以昉蓋
以京畿之近不必別設布政使司而直隸於戶部

也然其時各道之分治近畿者仍假山東等省布政司叅政諸銜故官與地每不能相符我

朝以

京師統馭各省而於畿輔設布政使司仍稱為直隸猶之漢置十三州部而司隸亦為一部唐置十五道採訪使而京畿採訪亦為一道也至於省之為名始於元之中書省及行中書省明代於兩京之外分置十三布政使司而亦得稱為十三省者以

省為官司之署其名原可以通用

皇清撫有區宇仍各布政使司之名惟改南直隸為江南布政使司復以江南湖廣陝西三處疆域較廣分設江蘇湖南甘肅布政使司雍正二年設直隸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定江蘇設兩布政使司統計有布政使司之地凡一十有九惟是舊時一統志諸書即稱各省為各布政使司蓋沿明統志之例其實

本朝設官分職因時變通有未可與前代同論者明
之巡撫名寡無定有一布政司之地而多至數巡
撫者有事則設無事則罷但為持節奉使之臣我
朝則巡撫各有定員分寄以守土之責以京朝官之
銜而兼統民事略如古之行臺省及元之行中書
省其有專設總督者亦必以督臣兼巡撫之事至
於布政使司但與按察使司分理錢穀刑名自不
應專書於各省之首且如江蘇一省以兩布政司

而總隸於一巡撫勢不得更將兩布政分列也

國家創制顯庸務崇實政凡在

詔諭所頒文移所用並稱各省茲編纂輿地考亦概書
為省焉

直隸明洪武初改諸路為府分屬河南山東行省
廢上都路及大寧路二年置北平行中書省九年
罷行省改置北平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二十年置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寧等二十二衛永樂元

年以北平為北京罷布政使司以所領直隸北京
行部以大寧衛僑治保定府而故地遂廢十九年
改北京為京師各府州仍直隸京師共領順天保
定永平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河間八府延慶保定
二州宣德五年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領宣府等
十五衛

本朝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建都其順天等八府二州及宣府鎮皆

仍其舊因明治設順天巡撫駐遵化轄順天永平
二府設保定巡撫駐真定轄保定真定順德廣平
大名河間六府設宣府巡撫駐宣府鎮以直隸延
慶保安二州屬之并設宣大總督駐山西大同鎮
以宣府屬之五年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駐
大名八年裁宣府巡撫併於宣大總督十三年裁
宣大總督以宣府屬於順天巡撫十六年裁保定
巡撫改三省總督為直隸巡撫仍駐大名十七年

移直隸巡撫駐真定十八年設直隸總督駐大名
康熙初裁順天巡撫四年復改直隸總督為三省
總督仍駐大名八年裁三省總督以直隸巡撫自
真定移駐保定三十二年改宣府鎮為宣化府五
十四年直隸巡撫加總督銜仍管巡撫事六十年
巡撫罷加總督銜雍正元年改真定府為正定府
又於古北口邊外增置熱河理事同知廳二年改
直隸巡撫為直隸總督復改守道為直隸承宣布

政使司巡道為直隸提刑按察使司俱駐保定升
正定府屬之冀趙深定晉五州為直隸州又於邊
外增置張家口理事同知廳三年改天津衛為直
隸州七年升河間府屬之滄州為直隸州九年復
升天津州為府以滄州屬之十年於邊外增置八
溝理事同知及多倫諾爾理事同知廳十一年於
熱河置直隸承德州十二年升保定府屬之易州
為直隸州以晉州仍屬正定府又於邊外增置獨

石口理事同知廳與張家口廳多倫諾爾廳並直隸於口北道乾隆元年於邊外增置四旗理事通判廳五年增置塔子溝理事通判廳七年罷承德州改置喀喇河屯理事通判廳與熱河廳八溝廳四旗廳塔子溝廳並直隸於熱河道八年升順天府屬之遵化州為直隸州三十九年設烏蘭哈達廳三座塔廳四十三年升熱河廳為承德府以喀喇河屯八溝四旗烏蘭哈達塔子溝三座塔等廳

置縣屬之凡領府十一直隸州六廳三各衛所俱
以次裁併入州縣其存者專司漕運不治民事東
西距一千一百八里南北距二千餘里東至

盛京錦州府寧遠州界六百七十八里西至山西大
同府靈邱縣界四百三十里南至河南開封府蘭
陽縣界一千四百三十里北至邊牆一百九十八
里自邊外為熱河道口北道所轄地又四百餘里
東南至海岸四百四十里西南至河南彰德府安

陽縣界一千一百三十里東北至喜峰口邊牆四百二十里自古北口邊外為承德府地至木蘭圍場又五百餘里西北至山西大同府天鎮縣界五百三十里自獨石等口邊外為口北三廳地又四百餘里

臣等謹按自後漢書郡國志詳載里至後之地理家皆遵之晉裴秀禹貢圖序所列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說

者為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
準望者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道里者
東西至某地若干里南北至某地若干里之謂也
準望以鳥道空虛之處測計道里以人跡屈曲之
處測計自地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故必合準
望與道里互相參驗而後得其實洵乎里至之不
可不講矣杜佑通典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九
域志等書皆於州郡下列四至八到之數馬氏與

地考用通典之例而獨刪其里至尚為疎略茲故
備載其遠近之數焉

順天府東西距四百七十六里南北距四百八十八
里東至遵化州界二百四十六里西至宣化府保
安州界二百三十里南至天津府青縣界三百十
三里北至邊牆一百七十五里東南至天津府天
津縣界二百里西南至保定府新城縣界一百七
十里東北至遵化州馬蘭峪邊牆三百四十里西

北至宣化府延慶州界一百三十里明洪武元年
改為北平府為北平行中書省治九年為北平承
宣布政使司治永樂元年罷布政使司改北平為
順天府置府尹凡領州五縣二十二

本朝初因之順治十六年省灤縣康熙十五年升遵
化縣為州雍正九年增置寧河縣乾隆八年升遵
化州為直隸州以玉田豐潤二縣往屬凡領京縣
二州五縣十七統於順天府尹亦兼屬於直隸總

督

臣等謹按自昔京畿親民之吏視外郡品秩加優所以重帝都也漢置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與各州刺史殊稱唐宋以來並稱為尹今之順天府曰尹曰丞列在京卿不儕於知府大興宛平二京縣亦較外縣秩加一等至於五城之地設兵馬司正副指揮使以分治之猶之漢之左右部尉唐之赤縣尉宋之都廂官也其統之以五城察院者猶之

漢之司隸校尉也蓋輦轂之區四方所會設官分職整率攸資誠所謂教化之行建首善自京師始者矣

大興縣

附京城內
治府東境

宛平縣

附京城內
治府西境

良鄉縣

在府西南
七十里

固安縣

在府南一百二十里
隋開皇六年改置固安縣
元中統時升為州
明洪武初復降為

縣
本朝因之

永清縣

在府南一百四十里

東安縣

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元中統時為東安州舊治今縣西北境明洪武初復降為縣

尋

移今治
本朝因之

香河縣

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十年省十三年復置本朝因之

通州

在府東四十里明洪武初省潞縣入州本朝順治十六年又以潞縣省入州

三河縣

在府東一百十里

武清縣

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舊治今縣東境明洪武初移今治本朝因之

寶坻縣

在府東少南一百八十里

寧河縣

在府東南三百里金寶坻縣地明永樂初置梁城千戶所本朝雍正元年改置寧

縣河

昌平州

在府北少西七十五里

順義縣

在府東北六十里

懷柔縣

在府東北一百里

密雲縣

在府東北一百三十里

涿州

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

房山縣

在府西南九十里

霸州

在府南一百八十里

保定縣

在府南二百里

文安縣

在府南二百四十里

大成縣

在府南少東二百九十里

薊州

在府東一百八十里

平谷縣

在府東北一百五十里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九